

近日，青年书法家肖月生做客国学讲座，围绕抄学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创作《说字解梦》的苦乐与心得展开漫谈——

说中国字，解中国梦

■本报记者 许珂



肖月生（资料图）

2014年，肖月生萌生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念头，起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练字，但他很快发现词典中存在许多错漏，便增添了为其挑错的想法。于是，他一边抄、一边找错、一边写修订小论文，并录其前600余篇辑成《说字解梦》这本专著。近日，青年书法家肖月生做客国学讲座，围绕抄学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和创作《说字解梦》的苦乐与心得展开漫谈。

“中国梦的实现，其中一个步骤就是2035年实现国家的现代化。国家要现代化，没有语言的现代化怎么能行？语言要现代化，则务必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勘校入手。所以，解说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文字，终极意义在于助推民族复兴的中国梦。”对于写这本书，肖月生一直有自己的想法。

汉字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缩影

汉字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睿智，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灵魂，而且历史悠久，它记录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明，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缩影。

鲁迅先生曾说过汉字有“三美”：音美以感耳，形美以感目，意美以感心。

音美以感耳。汉字是一字一读音，每个读音有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四个声调，这样在阅读的时候，就有了高低起伏、抑扬顿挫，在这个基础上投入感情去朗读，有变化，不生硬，很耐听，容易打动人心。特别是用汉字写成的诗歌和词，有平仄的节奏错落，有声律的相互交错，有速度的缓疾变化，就更富有音乐美了。古人喜欢

吟诵诗词，且摇头晃脑、引吭高歌，那种怡然自得、无限陶醉，不正是音乐美的最好见证吗？现代资料显示，由于汉字语音响亮清晰，没有清辅音，所以汉字在“人机对话”方面占有优势。这更是汉字音美的最好证明了。

形美以感目。汉字是方块字，这种“方”蕴含着中国古代先哲“天圆地方”的思维认知，有思想之美。汉字有左右结构、上下结构、包围结构和独体字结构，蕴含着中国哲学的中和、谦让、对称、均衡等，有浓郁的民族美的特点。它还有书法之美，大篆小篆的古朴优雅，金文甲骨文的厚重凝重，楷书的中规中矩，汉字的线条与西方文字不同，汉字有顿笔，有提笔，有挑笔，有迂回之笔，有横平竖直，有框架结构，还要在其中倾注一种独特的内蕴和气象，或坐，或卧，或走，或跑，或端庄，或大气，或峭拔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汉字了，而成为了富有生命色彩的艺术品，书写者成了美的创造者，阅读和旁观者成了美的欣赏者，创造一种“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”的和谐的审美格局和赏心悦目。

意美以感心。汉字总量有八九万字之多，而表意却非常精微、细腻、准确，甚至有一种只有用心品味才能捕捉到的深刻和深入人心。同样是表达一个意思，善于用多层次、多角度、多维度的层面来描述界定，凸显汉字造词造字的思维缜密，形象准确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比如一个“看”，可以用“观、视、望、瞰、瞧、瞅、瞄、瞥、觑、窥”等来描述。写作者在写作中不断揣摩和品味，“揣摩”和“品



味”的过程，就是不断升华的过程，让简单的文字生出更多情趣，以及悠远的想象空间。所以，中国人，包括很多老百姓都喜欢“咬文嚼字”“遣词炼句”，通过这种咀嚼、品味、锤炼，让汉字的意境美，沉淀到内心，衍生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的陶醉和美感。

重编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迫在眉睫

“语言是思维的外衣，汉语的粗糙是由于形象思维的固有局限所导致的。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比较，有四大固有局限：有盲区、有漏洞、有死角、表面化（模糊与粗糙）。”肖月生如此认为。

比如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808页一个词语“连裤袜”释义为“供女性配裙装穿的连腰的袜子”。一般人看不出来它的瑕疵，但肖月生马上条件反射地钻牛角尖——男性不能穿吗？女性只能配裙装吗？一查资料得知，男式连裤袜也并不少见，一是可以用来自保暖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二是用来防止蚊虫叮咬。伊战期间，美国士兵对讨厌的沙蚤就离不开连裤袜。现汉把连裤袜说是女性的专利，美国兵能答应吗？至于“配裙装”之说更经不得推敲，连裤袜怎么穿都有道理。这正是理科逻辑对于语文逻辑的敏感与指导作用的体现。

经过一系列地比对分析，肖月生总结归纳得出：现代汉语的发展受到了科学性、严谨性、规范性等方面漏洞的限制。

首先是科学性欠缺。一是跟不上时代，释义明显“过时”。比方“光”释义为“照在物体上使人见到物体的东西”，这显然是2000年前《说文解字》时期的认知水平。二是重经验而忽视学科概念的科学性。比方压力与压强、质量与重量等概念，在物理学中是完全不同的科学概念，但现汉的释义却坚持经验上所说的“血压指压力”“杆秤称重量”等说法。

三是有的字词的释义明显违背事实与规律，存在认知盲区。比方煮豆浆应该以煮“熟”为要，但现汉却说煮“开”即可。豆浆会“假沸”，沸腾了不过八九度（这是物理常识），八九度的豆浆未熟，有毒！又比如“高寒”有两种情形——地势高、纬度高，可现汉却忽略了“纬度高”。

其次是严谨性欠缺。一是歧义丛生。既有语法导致的歧义，也有逻辑

导致的歧义，令读者一头雾水，只能凭生活经验“猜猜猜”。然而对于没有相关经验的读者或者是未来的机器人而言，歧义注释无异于瞎子点灯。

二是释义不准。比方“恩人”一定是对自己有“大恩”的人吗？不论恩之大小都是恩，都得涌泉相报。

三是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含糊不清，或者该同一的概念却不能确保同一。比方现汉说“冬瓜表面有‘白粉’”，这个表述有歧义，因为现汉收录的“白粉”被释义为“海洛因”，冬瓜表面有“海洛因”？冬瓜表面当然不会有海洛因，是现汉不严谨导致的歧义。

四是区域性差别、方言差别兼顾欠缺。比方“豆渣”在北方盛产大豆的地方或许用作饲料，但在南方大豆较少的地区，豆渣可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菜品，可现汉却直接说豆渣“可作饲料”，这让吃着豆渣长大的南方人情何以堪？

再次是规范性欠缺。一是“度”的把握随意，特别是释义的深浅、篇幅很随意，比方同为学科术语，长的三五百字，短的三二十字。另外举例的多少也很随意，多为就米下锅，多的七八个，少的一个也没有。二是数字与标点的使用随意性强，有的同一条句话中文数字与阿拉伯数字混用等。三是同义词、近义词等的表述不一致（释义、体例与格式等都存在不一致的情形）。

最后是明显的差错。既有释义的差错，也有逻辑的差错，还有编校的差错，还有习惯用语导致的差错。比方“二”与“几”是不能并列的，但现汉却很多地方出现“二”“几”并列。又比方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相混淆、相互解释等低级错误也多处存在。

由此可见，要实现国家现代化，实现民族复兴，思维与汉语的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。

因为，面对智能时代的到来，未来我们要跟机器人无障碍对话，这就要求我们学会严谨的思维，给出精确的语言和精确的指令。这是未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达到的要求。

补短板、驱双轮、强抓手……对此，肖月生建议，在国民教育体系中，要加强国民的抽象思维训练，特别是要开设系统的形式逻辑课，要以语言逻辑为形抓手训练国民的严谨逻辑，取消分科教育，实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“嫁接”与“共振”。

经典品读

咏物诗：物中有情，情中有物

作为我国传统诗歌领域的一个重要类型，咏物诗素来为诗人所喜爱。无论是山川河流，还是梅兰竹菊，世间万象，皆能纳入诗心，吐于笔下。或托物言志，或借物抒情，在“体物肖形，传神写意”的同时，追求“不沾不脱，不即不离”的境界，咏之“物”往往是咏之“人”，正如清代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所言：“咏物隐然只是咏怀，盖个中也有我。”

历朝历代咏物诗都数量众多，佳作频出，尤以唐为甚，名篇数不胜数。在咏物诗的烟海里，我们可以了解作者对各种物类的不同态度和认识，也可以从作者的感受中领略当时的社会形态，为作者的欣喜而欣喜，悲伤而悲伤。

初唐宰相李峤专门写过一首咏物诗《风》，“解落三秋叶，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，入竹万竿斜。”此诗的妙处在于处处写风，却不见一个风字，并以“三”“二”“千”“万”等数词对举排列来表现风的威力。此诗句句对仗，却不停滞呆板，让人觉得犹如动态的风扑面而来。

南宋遗民郑思肖，咏菊不咏其香，而咏其节，他在《寒菊》中慨然明志，“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味浓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落北风中。”“抱香”喻指自己坚贞的民族情操，一个“死”字，端的是壮烈激昂，掷地有声。故近代梁启超在评郑思肖《心史》时说：“此书一日在天壤，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。”

角度是由各自不同的身份所决定的，也与时代气象相关。唐宣宗李忱在还未当皇帝时，曾遁迹山林，与一位高僧合作了一首咏物诗《瀑布联句》：“千岩万壑不辞劳，远看方知出处高。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”前两句是高僧所写，意思是艰难方能锤炼伟大，颇有慧眼识英雄的意味；后两句是李忱所写，他身为皇室，有着天下大志，借助瀑布化波涛的恣肆汪洋，表达了自己一往无前的信心，极具视觉冲击力。

咏瀑布的名篇当数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，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此诗跳跃腾挪，纵横捭阖，典型地反映出李白“万里一泻，末势犹壮”的艺术风格。

中唐诗人徐凝也写了一首《庐山瀑布》，诗云：“虚空落泉千仞直，雷奔入江不暂息。千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这首诗气势非凡，声色俱佳，徐凝很是满意。据记载，有一次徐凝与张祜进行诗赛，由白居易出题，结果徐凝第一，张祜不服，认为自己还有很多佳句，徐凝道：“还能比过我的‘千岩万壑不辞劳，远看方知出处高。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’。”

徐凝没有想到，几百年之后，自己的咏瀑布诗也被别人藐视了。苏轼在游庐山时曾写一首绝句评论，“帝遣银河一派垂，古来惟有谪仙词。飞流溅沫知多少，不与徐凝洗恶诗。”原来，苏轼觉得徐诗虽动静不小，但转来转去都是瀑布，且无寄寓，给人以局促之感，不如李诗雄奇壮丽，胸襟广大。

咏物诗，物中有情，情中有物，物性与人情必须高度统一，还要用一生去实践，这其中的典范是明代于谦。于谦少年立志，十七岁写下《石灰吟》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作者通过对石灰制作过程拟人化的描写，指明了此生最为看重的品质，就是刚正清白的气节。

待到于谦踏上仕途后，他又写下《咏煤炭》：“凿开混沌得乌金，藏蓄阳和意最深。爝火燃回春浩浩，洪炉照破夜沉沉。鼎彝元赖生成力，铁石犹存死后心。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。”此诗用质朴的话语，对煤炭燃烧换来的温暖与光明进行了极其妥帖的概括，他自己就像煤炭一样，为了保卫国家和黎民，随时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，真是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于谦的两首咏物诗，一白一黑，却浑然一体，共同培育了于谦不畏艰难、勇于牺牲的大无畏气概，最终成为于谦一生报国为民的生动写照。

清代俞琰曾道：“诗学之要，莫先于咏物矣。”其实，作为现代人，诗词距我们并不遥远，只要我们眼中生灵，心中有诗意，我们便会轻易地想起前人的各种吟咏，在平平仄仄的细微推敲中，将这颗千古诗心永远地传承延续下去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责编/伍施施 校对/刘萍 版式/陆虹

用典释义

公正公道，不失偏颇

公事在官，是非有理，轻重有法，不可以私而拂公理，亦不可骯公法以徇人情。诸葛亮有言：“吾心如秤，不能为人作轻重。”此有位之士所当视以为法也。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，盖徇货贿则不能公，任喜怒则不能公，党亲戚、畏豪强、顾祸福、计较利害，则皆不能公。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，天理也；轻重之不可踰者，国法也。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则逆乎天理矣；以轻为重，以重为轻，则违乎国法矣。居官临民，而逆天理、违国法，于心安乎？雷霆鬼神之诛，金科玉条之禁，其可忽乎？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，而不汨于私情。不挠于私情，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。

——《西山政训》（南宋·真德秀）

译文

为官办理公事，是非有理，轻重有法，绝不可因为私利去违背公理，也不可枉曲公法去顺应人情。诸葛亮有一句说话：“我心如秤，不能随他人心意称轻重。”拥有官位的人士，应该把它看作行动准则。可是人之常情每每让私居于公之上，这大概是受了贿赂而无法出以公心，随其喜好厌恶而不能出以公心；与亲戚结党、畏惧豪强、考虑祸福、计较利害，这也造成了不能出以公心。殊不知是非之分是不可易改的，此乃天理；轻重之别是不可置换的，此乃国法。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那就悖逆天理了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国学教育

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九

大风车



行，所受阻力最小。风车可以接受360度任何方向的来风，且不需要增设迎风装置，操控运行便捷、灵活。立轴大风车采用敞开式设计，无附属房屋建筑。一部大风车高约8米，回转直径约10米，矗立于田间地头或河渠之畔，颇为壮观。它通常包括8面风帆与8根桅杆，1根主轴、1个大齿轮，以及桁架、轴承、滑轮、铁链与绳索等零部件。8面风帆均可独立升降与调节，改变其迎风面积，调整风车转速，受驱动的龙骨水车的功率也随之而变。

传统大风车以木结构为骨干，一般就地取材。多种质地的木料经过备料、下料、加工、组装和现场调试等过程，由技艺高超的木匠加工为功用各异的零部件。此外，轴承、铁钉等零件的制作需铁匠协助，而取材于蒲草的风帆的编制与系挂则是传统家庭式的手工劳作。

立轴大风车，即立帆风车，是一种旋转轴垂直于地面的风力机械。因其体形巨大，民间也直呼其为大风车。它很可能不晚于南宋时期（12世纪）已作为原动机用于驱动水车。立轴大风车是一项体现中国传统技术传统的发明，具有两大鲜明的特色：风帆的构造原理与中国传统船帆无异，能够自动调节迎风方向，其原理迥异于西方的卧轴（水平轴）风车；它能为龙骨水车（即翻车）提供原动力，常被用于农田灌溉或盐场汲卤，其设计、制造与使用体现因地制宜的思想。

立轴大风车最为特别之处在于风帆的自动调节功能。它巧妙地借用了中国式船帆的结构与操控方式。风帆升起后，不论风向如何，当风帆转到顺风一边，它自动与风向垂直，受风面积最大；当风帆转到逆风一边时，就自动与风向平行。

（据新华网）

成语故事

言不及私



言不及私：意思是言谈之中不涉及个人私事，多形容某人为官忠心，一心为国。语出《晋书·王坦之传》。王坦之为国家大事奔忙，不遗余力，不幸英年早逝，年仅46岁。临终前，王坦之曾写信给同僚谢安、桓冲等人，信中只谈国事，言不及私，只是忧国忧民而已。

（文/图 吴宁）